

零点书库

螺旋楼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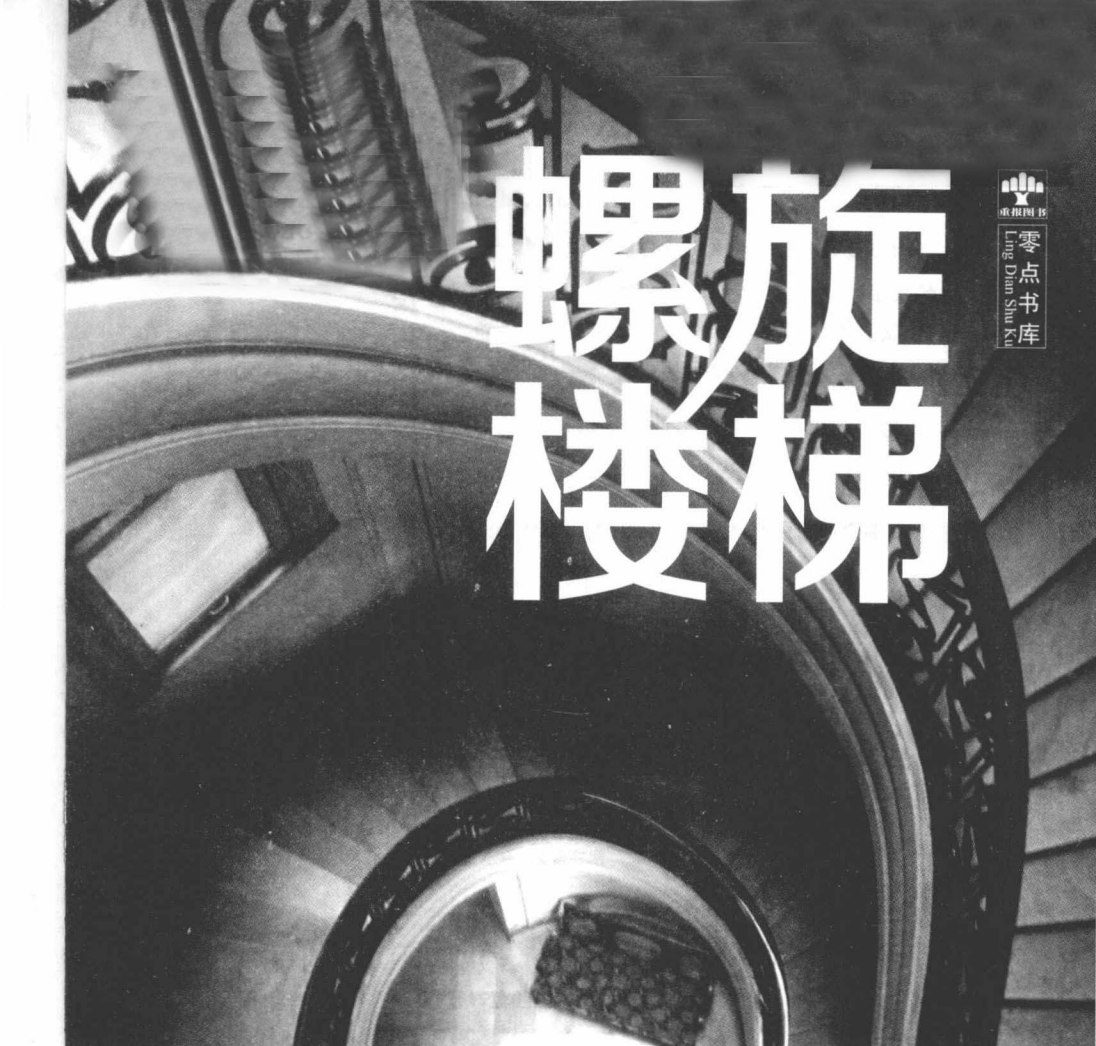
(美) 莱茵哈特 (Rinehart, M.) 著
芦莎莎 译

The
Circular
Staircase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螺旋楼梯

重庆图书

零点书库
Ling Dian Shu Ku

(美) 莱茵哈特 (Rinehart, M.) 著
芦莎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螺旋楼梯 / (美) 莱茵哈特(Rinehart, M.) 著; 芦莎莎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4

(零点书库)

书名原文: The Circular Staircase

ISBN 978-7-5624-6556-0

I. ①螺… II. ①莱…②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7399号

螺旋楼梯

(美) 莱茵哈特(Rinehart, M.) 著

芦莎莎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125 字数: 183千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556-0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荒郊别墅.....	002
第二章 夜半魅影.....	010
第三章 楼梯下的无名男尸.....	018
第四章 一柄丢弃的手枪.....	024
第五章 不在场证明.....	030
第六章 魅影再现.....	037
第七章 滑道追踪.....	044
第八章 神秘男子.....	051
第九章 嫌疑人.....	060
第十章 银行谜团.....	068
第十一章 楼梯上的脚步声.....	075
第十二章 小木屋的秘密.....	080
第十三章 死讯.....	088
第十四章 查无此人.....	098
第十五章 白色鬼影和凄厉惨叫.....	103

第十六章	不眠之夜.....	108
第十七章	审讯.....	113
第十八章	墙上的怪洞.....	120
第十九章	第三个死者.....	127
第二十章	谁吓死了他.....	133
第二十一章	新的线索.....	140
第二十二章	挪动的梯子.....	150
第二十三章	火场外的神秘来客.....	154
第二十四章	有人欲盖弥彰.....	161
第二十五章	女佣的离奇遭遇.....	167
第二十六章	诡异车祸.....	175
第二十七章	妮娜·卡灵顿是谁.....	183
第二十八章	又见鬼影.....	189
第二十九章	第四个死者.....	196
第三十章	掘墓.....	203
第三十一章	发现密室.....	208
第三十二章	一部分真相.....	213
第三十三章	复活的死人.....	219
第三十四章	真相大白.....	229

引 子

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处女的故事。她不知怎么头脑发昏，放下城市里的逍遥生活，跑到乡下一幢别墅消暑度假。这幢别墅装修豪华、家具齐全，但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因此被卷入一件离奇的案子中。这件案子让当地的新闻界和警察局感到震惊之余，也让他们十分高兴，因为他们的事业也由此蒸蒸日上。

第一章 荒郊别墅

这二十年，我一直过着十分舒适的生活。每年的春天，我总是在窗台上种满了花，卷好地毯，支起遮阳篷，然后用棕色的亚麻布盖好家具。一到了炎炎夏日，我就告别汗如雨下的朋友们，前往宁静的小镇，舒心地安顿下来。那里通讯方便，邮差一天送三次信，供水也非常充足，完全不用依靠屋顶上的水箱。

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却快要彻底地疯掉了。当回想起几个月在阳光山庄的生活时，我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毫发无损地生还。但事实上，这些痛苦的经历对我的伤害还是日益显露出来：我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就在昨天，丽蒂还提醒我，洗头时可以在水里放一点染发剂，这样头发会变得银光闪闪而不是白里泛黄。我讨厌她提醒我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于是不留情面地打断了她的话。

“不要说了！”我厉声喝道，“这辈子我是绝对不会用蓝色染发剂或是浆剂之类的东西，哪一种都不会用！”

在那个可怕的夏天之后，丽蒂说她的勇气已经丧失了一大半，所幸并没有丧失殆尽。只不过这一切只有上帝才知道！当她

在家里四处徘徊，抱怨连天时，我只要威胁她再去阳光山庄，她马上就会吓得假装和颜悦色。仅凭这一点，你就会觉得在那儿度过的那个夏天绝不美好。

新闻报道是如此的捕风捉影、混淆是非。其中的一篇提到了我，而且只有这么一次。事件发生时，我只是作为阳光山庄的房客和亲历者，因此我觉得应该说出所知道的一切。即便我没有得到警局的任何嘉奖，但贾米森先生，负责这件案子的主要警官，也承认说如果没有我，他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这就得从好多年前说起。确切地说，我的故事得从十三年前开始说起。那时，我哥哥刚刚去世，并将他的两个孩子留给了我——哈尔斯和葛特露德。哈尔斯当时是十一岁，葛特露德才七岁。母亲的所有责任就这样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为母之道需要许多年的学习和磨练，要从孩子一出生时便开始，就像男人开始只能抱起一头小牛犊，最终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头公牛扛在肩头奔跑一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我尽力做到了最好。

当葛特露德过了绑彩色发带的年龄，当哈尔斯开始要围巾夹针并且可以穿长裤的时候，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做那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了，我把他们送到了好的学校接受教育。从那以后，我的职责便主要是和他们通信，以及在每年三个月的暑期，给他们添置衣服，仔细查看他们交的朋友，重新表现出和樟脑丸一起束之高阁九个月的养母职责。

我很怀念和他们在一起共度夏天的日子。不久之后，孩子们就会相继进入寄宿学校和大学。那时，他们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度过大部分的假期，而不是陪我了。慢慢地我发现，尽管我会定期给他们写信，但我在支票上的签名显然要比信件上的签名更受他们的欢迎。然而当哈尔斯完成了电学课程，葛特露德

也从寄宿学校毕业，两个人一同回到家住下来的时候，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了。

葛特露德回来的那年冬天，我几乎一事无成。时常在三更半夜去某个聚会接她回家，第二天小睡的间歇还要带她去裁缝那里置办新衣服。与此同时，我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让某些追求她的不合格的年轻人知难而退——他们不是脑袋空空，就是囊中羞涩。同时，我也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要说“文胸”，不能说“乳罩”；要说“礼服”或者“礼袍”，不能简单说成“裙子”；那些连胡子都没长的大二学生，要称为“男人”，而不是“男孩”。至于哈尔斯，我则管得少了许多。

自从那年冬天，他们继承了他们母亲的遗产后，我的职责更变成了单纯的道理讲述和思想方面的监督。很快，哈尔斯买了一辆车。我没有干涉，也学会了给自己的帽子上罩上一层灰色的面纱。这样他开车时，我就可以闭上眼睛不再去看速度仪。以后即便他开车撞到了狗，我都可以无动于衷，尽管人们对于自己的狗被撞非常恼怒。

这些再教育，让我成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单身姑姑。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就已经能够和他们和谐相处了。于是当哈尔斯提议到阿迪隆达克山脉去露营，葛特露德想要去巴尔港度假时，我们就找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找一个附近的乡村的房子去消暑度夏。这个房子离高尔夫球场很近，驱车可以直达，打电话就能找来医生。就这样，我们去了阳光山庄。

这栋房子确实是名副其实。它的外观非常令人愉悦，没有任何异样之处。只有一点让我觉得这里不太寻常：几天前，留下来主事的管家搬离了山庄的大屋，住进了园丁的门房。由于门房距离很远，在我看来，无论是火灾还是小偷都可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破坏这幢房子。

山庄占地很广：房子的主体建在山丘的顶端，四周绿草如茵，沿着坡地一直延伸到山下的马路边，一排排修剪得当的篱笆穿插其间。而在山谷的对面，大概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就是葛特露德和哈尔斯所喜欢的绿林俱乐部了。

“太棒了，这儿有你梦想的一切，”哈尔斯如此评价，“秀美的景色、新鲜的空气、甘甜的山泉，还有便利的公路。至于那个房子，大得可以开一家医院了，前庭是典型的安妮女王式的风格，而房子的后院则是玛丽·安妮式的风格。”这话听起来很荒谬，因为房子其实是纯粹的伊丽莎白式风格。

我们当然住了下来，但这不完全是我的主意。让我感到疑虑的是，这栋房子实在太大了，又孤零零地伫立在山顶，很难雇到足够的佣人。不过，我可以肯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绝没有抱怨是哈尔斯和葛特露德将我带到了这里。还有一点：如果说那里发生的一连串灾难没有对我造成别的伤害的话，它至少教会了我一件事——那就是，不知何时不知何地，也许是从某个披着兽皮捕杀猎物的半开化祖先那里，我遗传到了追猎的本能。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一定会像那个身披兽皮追猎野猪的祖先一样，无情地追踪着犯罪分子，绝不善罢甘休。但是作为一个未婚女性，自身性别存在着弱点，这是我第一次直面罪犯，恐怕也是最后一次。确实，这几乎就成为我此生最后一次见到世间的万事。

阳光山庄的主人是保罗·阿姆斯特朗，商业银行的总裁。当我们入住时，他和妻女正在西部度假，同行的还有家庭医生沃克。哈尔斯认识他的女儿露易丝·阿姆斯特朗，并在前一年的冬天对她大献殷勤。露易丝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子，但哈尔斯总是处处留情，所以我就没把这回事当真。我对老阿姆斯特朗并不了解，只是因为两个孩子有大笔钱存在他的银行里，所以才知道他的名字。另外，通过一个丑闻，我还知道了他的儿子阿诺

德·阿姆斯特朗。有人告发他在支票上伪造其父亲的签名，以换取一大笔金钱。当然，我对这样的传闻并不感兴趣。

我打发哈尔斯和葛特露德去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而自己在五月的第一天，先于他们动身去了阳光山庄。那条公路崎岖难行，但好在沿途绿树成荫，大屋的周围种满了含苞待放的郁金香，密林中堆积着厚厚的落叶，散发出杨梅的阵阵芳香。从车站开车出来不到一英里，车就陷在了泥里。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浅滩里开满了星星点点的勿忘我。小鸟们正在树丫上鸣叫——别问我它们叫什么，除非有明显的特征，例如明亮的颜色，否则在我看来它们没有什么差别——一派祥和宁静的气息。黄昏时分，蟋蟀开始噪鸣，或是摩擦下后腿，或是弄出一点其他动静，这让自小就生长在城市里的丽蒂情绪有一点低落。

第一夜过得非常安静。我对那晚的安宁一直心存感激：静谧的乡村本该就是这样。在那之后的每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安稳过。每每临睡时，我都不知道我的头还能在枕头上枕多久，或者说，我的头在肩膀上还能放多久。

第二天早晨，丽蒂和我的管家莱尔斯顿太太发生了争执。就因为这一点，莱尔斯顿太太乘坐十一点的火车离开了。午饭后，仆役长伯克也发生了意外，他右腹部疼痛难忍。当我知道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于是当天下午他便回城了。当天晚上，厨师的妹妹也生了一个孩子。当我还在犹豫时，她甚至跟我解释说她妹妹生下的是对双胞胎……佣人们就这样接连离开，到了第三天中午，一大家子的人就只剩下我和丽蒂两个了。老天，这里可是有着二十二个房间和五个浴室的大房屋！

丽蒂当即提出打道回府。但是送牛奶的男孩告诉我们，阿姆斯特朗家的黑人男管家托马斯·约翰逊也许愿意回来工作，他现在在绿林俱乐部做服务员。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挖别人家的

佣人总会觉得内心不安，但对方是公共机关或是企业的话，那就没那么多顾虑，就像我们之前与铁路局和公交公司针锋相对那样。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俱乐部打了电话。晚上八点左右，托马斯·约翰逊就回到了阳光山庄。

可怜的托马斯！

当晚我们就达成了协议。我用高薪雇佣了托马斯，还允许他睡在园丁的门房里，那间门房从我们租下这幢房子时就一直空着。托马斯的年龄很大，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但却满脑子维护自己的个人尊严。他扶着门把手支支吾吾地告诉我：“恩尼斯小姐，别怪我多嘴，不然你就当我没说吧！这几个月以来，这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多怪事，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门吱吱作响，窗户无缘无故地关上了。但我们去查看时，附近半个人影都没有。我觉得这时候，我得要睡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天夜里，丽蒂总是紧紧地跟着我，甚至没走出十英尺之外。丽蒂看来是吓坏了，在这个空洞荒凉的大屋子里，她连看见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吓得脸色青黄，尖叫了起来，而我却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倒。

我告诉托马斯我们只有两个女人，希望那天晚上他也能够住在这间大屋里。可一切都是徒劳，他彬彬有礼却又十分坚定地拒绝了。不过，他承诺第二天一大早会过来看看，如果我给他一把钥匙的话，他还会顺便带点早餐过来。我站在无比宽阔的走廊上，看着他沿着阴暗的车道拖曳而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既气恼他的胆小怯懦，又感谢他能来帮忙。进屋之后，我便给大厅的大门上了两把锁，这没什么好丢脸的。

“丽蒂，去把其他房间的门窗都锁上，然后去睡觉。”我很严肃地说：“你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看着更恐怖。都这么大年纪了，连这些都不知道。”平时一提到丽蒂的年龄，她总是能提

起神儿来：她说自己四十岁，可这也太荒谬了。她的母亲是我祖父的厨师，丽蒂至少应该跟我一样大。但是那天夜里她却提不起神儿。

“你可别让我去锁门，瑞秋小姐，”她颤抖地说着，“天哪，会客厅和台球室里有那么多法式窗户，并且每一扇都对着走廊。而且玛丽·安妮还说了，昨天夜里她在锁厨房门的时候，有一个男人站在马房旁边。”

“玛丽·安妮就是个蠢蛋，”我决然地说，“你还不知道她的毛病，那里要是有人说的话，她早就请进厨房，招待他吃剩饭了。别胡思乱想了，把门窗锁好就去睡觉，我要去看书了。”

但是丽蒂依旧抿着嘴一动不动。

“我不去睡，”她说道，“我要去收拾行李，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这里。”

“你可不能这么干。”我打断了她的话。我和丽蒂总是这样，总是盼着散伙。但我们两个从来不会同时这么闹。“如果你害怕，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但是看在老天的份儿上，可别想着躲在我的后面。”

在很大的程度上说，阳光山庄是一个典型的夏日避暑建筑。在一楼，建筑师尽量用拱门和柱子来代替隔墙，显得非常清凉宽敞，但却少了温馨舒适的感觉。当我和丽蒂穿行于几扇窗户之间时，回声从远处传了回来，让人很不舒服。凭借村子里的电厂供电，屋子里灯火通明，但是擦得闪闪发亮的地板和角落里的镜子，却不时反射出我们的身影，让我开始感到害怕，我自己都觉得被丽蒂愚蠢的恐惧传染了。

这栋房子大体上是一个长方形，轮廓狭长。正门就在一侧长边的中间，入口处是一条铺满红砖的小路，一直通向一个小厅。

小厅的右边是一间宽敞的起居室，仅被一排柱子隔开，再往前走就是一个休息室，最里面是一间台球室。在屋子的右侧，远离台球室的地方有一间密室，或者把它称做棋牌室。棋牌室有一个小门厅面朝着东边的走廊，门厅的旁边就有一道狭长的螺旋楼梯通向二楼。“看哪，瑞秋姑姑。”记得哈尔斯曾手舞足蹈地指着这楼梯说道，“建筑师建造这个楼梯是多么明智啊！阿诺德·阿姆斯特朗和他的朋友就可以坐在这里整夜打牌，大清早他就可以从这里上楼睡觉，根本不会惊动家人。”

我和丽蒂走到棋牌室，打开了所有的灯。我推了推通向走廊的侧门，又检查了窗户，所有的门窗都关死了。丽蒂也没那么紧张了，正指着实木地板上厚厚的灰尘让我看。就在这时，所有的灯忽然一下子全部熄灭了。我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想丽蒂这时一定被吓得目瞪口呆，否则她一定会失声尖叫的。我紧紧抓住她的胳膊，指向那扇开向走廊的窗户。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那扇窗户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整个窗户看上去好像一个长方形的大灯。透过昏暗的灯光，隐约只见一个人影站在窗前，正往里张望。等我想仔细看清楚时，那个人影飞快地穿过走廊，消失在黑暗中。

第二章 夜半魅影

丽蒂吓得毫无生息地瘫倒在地上，留下我像石雕一样呆呆地盯着窗户。接着她开始低声呻吟起来，我努力按捺住内心的惊悸，俯下身摇了摇她。

“别乱哼哼了，”我轻声说道，“只不过是女人，或许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哪个女仆。赶快站起来，帮我找找门在哪里。”说罢，她又开始哼哼唧唧。“好吧，”我对她说，“再这样，我只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了，我走了。”

听了这话，她赶紧起身拽住我的袖子。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一路也不知道磕磕碰碰了多少次，终于走到了台球室，又从那里走到了休息室。灯在这时又突然亮了。那些缺少百叶窗遮挡的落地窗户让我忽然感到毛骨悚然，每一扇窗户后面似乎都隐藏着一张张窥探的脸。事实上，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我深信那个鬼气阴森的晚上，我们一直都被监视着。我们匆忙关上所有的门窗，打开了所有的灯，然后飞快地跑上楼。空旷的大房子里回荡着的，只有我们的脚步声，沉抑极了。丽蒂整晚都不停地向后看，以至于第二天清早脖子都僵硬了，并且她还拒绝上床睡觉。

“让我待在你的更衣室里吧，瑞秋小姐，”她乞求我，“如

果你不同意的话，我就坐在门外的大厅里。我可不想在睡着了以后被人杀掉。”

“如果有人要杀你，才不管你是清醒还是睡着。如果你愿意睡沙发的话，倒是可以待在我的更衣室里，你睡椅子会打呼噜，吵得我睡不着觉。”

她沉默了好一阵，不知道在转什么脑筋。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到门前，朝我房里看了看。我正在读德拉蒙的《精神生活》，好让自己在临睡前能平静下来。

“那可不是一个女人，瑞秋小姐，”她拎着鞋子对我说，“那是个穿着长大衣的男人。”

“什么女人男人？”我说话的时候连头都没有抬起，这一瓢冷水让她很泄气，只好悻悻地坐回到沙发上。

等我准备休息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钟了。尽管我一直假装毫不在乎，但还是忍不住锁好了通往走廊的门。这时，我又发现气窗并没有锁好，这时候没必要去唤醒丽蒂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将一把椅子搬在了门的后面，然后踩到椅子上，在气窗的窗棱上放了一面梳妆镜。这样一来，只要门框轻轻一动，镜子就会摔得粉碎。做好这个预防机关后，我才安心地睡觉了。

我并没有立即进入梦乡，快要睡着时，丽蒂吵醒了我。她走进房里，仔细检查床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是由于先前我对她的冷落，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站在门口深深叹了口气。

楼下的座钟一直在报时：十一点半，十一点四十五，到十二点时，所有的灯全部熄灭了。午夜时分，卡萨诺瓦电力公司已停止供电，员工都下班回家了。如果哪家要举办聚会的话，我相信是要给电力公司另行付费的，只有这样工作人员才会继续待在公司里，喝上几杯热咖啡，多熬上几个钟头。但是这一夜，电灯始终没再亮过。

不出我所料，丽蒂很快就睡着了。她总是靠不住：你想安静一会儿时，她总是在那里闲不住，四处找人说话；你需要找人聊天时，她却是哈欠连天昏昏欲睡。我叫了她几次，回应我的都只是震耳欲聋的呼噜声。我只好自己下床，点燃了卧室里的蜡烛。

我的卧室和更衣室就在一楼大客厅的正上方。二楼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纵贯整栋房子。长廊两侧是一个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小走廊与长廊相连。我刚坐到床上准备睡觉时，一阵响动从长廊的东侧传来。我一下子僵住了，脚上还挂着脱了一半的拖鞋。那是一阵金属碰撞时发出来的响声，在空荡荡的屋里震荡回响，就像是末日降临时的山崩地裂一样。感觉是一个很重的物体，或许是一个大铁块，叮叮咣咣地从木楼梯上滚落，一直滚到棋牌室里。

之后又是死一般的沉寂，丽蒂翻了个身，继续打着呼噜。这使我有些恼火，一开始是她在疑神疑鬼，弄得我睡不着觉，等我需要她的时候，她却睡得像死猪一般。我走到更衣室叫醒了她，确定她已经清醒了。

“快起来，”我叫道，“如果不想被谋杀在床上，就快点起来。”

“哪里？怎么了？”她大呼小叫着跳了起来。

“房子里有人。快点，我们得去打电话求助。”

“千万别去走廊里啊！”她气喘吁吁地乞求说，“瑞秋小姐，求求你了，可千万别去走廊呀！”她边说边试图把我朝房间里拽，但是我身材高大，瘦小的她根本拉不动我，反而被我拽着走到了门口。丽蒂拿起一个铜制的壁炉柴架作为防身武器，这是她唯一能拿动的东西，根本不指望她还能举起来打人。我仔细听了听，门外什么动静都没有。于是我轻轻地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朝外面看去。外面漆黑一片，不知潜藏着什么样的危险。我手中